



蒋牧良

小说选



蒋牧良小说选

湖南人民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长沙

蒋牧良小说选

责任编辑：张翅翔

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

（长沙市展览馆路14号）

湖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1983年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字数：407,000 印张：19.75 印数：1——17,800

统一书号：10109·1513 定价：（平装）1.90元 （简装）2.25元

22

蒋牧良选



作者像

立
！
立
禮
張
四
公
他
份
法
法
！
レ

利伯內屬子裡去者一內一南一帝色裡西糖近一屬屬子

琢田僕，亡有女的，如係在廟會。馬自志坐在爐旁。

兜紅土爐致也上，
膽子煨得經久。
○
（番刺）角乙力、

子禮曰人者親之也

在灶邊野午頭髮雪白心老
 就散吾得快活

扭住小寡嘴喊，小菩薩，硬要收烤火，又叫再煮糯米而

徐也
漸之
寒。

馬用志言：我交他仁白信，就謝大茶送。

[illegible]

耕松稿

他總信了，穿鐵掛立，紅門，手，大，白，是，好，圖，中。

遥望南天慰忠魂

(代序)

周而复

不久以前，我收到蒋子丹同志的信，信里说：“明年二月二十三日，是我父亲逝世十周年忌日。一转眼，他离开我们已经十年了。他去世时，还是‘四人帮’横行的年月，没有见报，也没有什么纪念文章，他身后未免太寂寞了。……我恳切地请求您在百忙之中抽点时间，写一篇短文纪念他，凭吊寂寞的亡灵……”

这是一封感情真挚、言词哀婉、非常动人的信。我在灯下看了两遍，许久许久默默无语，什么事也做不下去了，心里觉得有一股混合着悲痛和愤怒的激流在翻腾。

蒋子丹的父亲就是蒋牧良同志。这封信打开了我的记忆之门，把我引到将近半个世纪以前的年代去了。

大约在一九三五年冬天吧，也许稍为晚一些日子，我在陈白尘同志的家里第一次见到蒋牧良同志，是张天翼同志介绍的。他的身体高大结实，可以称得上魁梧，脸色黧黑，两只眼睛奕奕有神，穿着一件灰布棉袍子，脚上穿了一双浅口白底布鞋，不多说话，偶尔说几句话，除了天翼以外，谁也听不大懂他在说什么，比如牛肉吧，他发音是“傲肉”。朋友

们常常以此取笑他，特别是葛琴同志和我，把“傲肉”和牧良连在一起了，一提“傲肉”来了，大家都知道牧良来了。当时他给我的印象是一个诚朴的农民作家。在当时的十里洋场上，他那身打扮和言行，人们一看就知道他是从外省乡下来的。

牧良是在湖南湘乡杨家滩桥头蒋家冲这个山村长大的。他和天翼的父亲是同乡，天翼能听懂他的话，他们谈的较多，往来也多，是天翼首先发现他的创作才能的。

原来他只在私塾里读书，并没有进过正式学校，因为家道中落，生活贫困，他在十八岁的时候就独立生活了。他当过教师，担任过锡矿的小职员，还在湘西地方军阀的部队里当过兵，度了七年的行伍生活，当上了准尉司书，干的是抄抄写写的工作。这支地方军队被蒋介石收编了，准备开往江西对工农红军进行“围剿”。虽然那时他没有接触过共产党和工农红军，但他知道红军是穷人的队伍，而蒋介石是屠杀工农的刽子手。他反对蒋介石屠杀工农红军，于是在开拔途中开了“小差”，逃到南京去了。在他饥寒交迫的困苦的日子里，一张报纸给他带来了希望。那张报纸副刊登了征稿启事，注明稿酬标准，没料到写文章还有稿酬，有了稿酬，便可以糊口度如年之日了。他于是写了几篇短文投去，竟然发表了，副刊编辑还见了面，一见如故，谈的十分投机，因为他们是同乡，以后成了莫逆之交，“涸辙之鲋，相濡以沫”。这个副刊编辑就是天翼。

这以后，牧良的文章常在南京和上海的报刊上发表，其中有的就是天翼介绍推荐的，因为天翼是文坛上活跃的青年

作家之一，和报刊编者的关系很多。当时文坛登龙有术，没有名家介绍推荐，一般青年作者很难在大型权威文学刊物上发表作品。如果经过介绍，受到编者青睐，则一登龙门，身价十倍。

我最初读他的作品是《强行军》和《筛砂》，他对部队生活与筛矿生活那么熟悉，作品把我带到另外一个世界，人物的命运和艰苦的生活细节深深感动了我。他的作品植根于生活土壤，洋溢着生活气息，饱含着强烈的爱和憎的思想感情，不是一般作者凭一点浅薄的生活而虚构甚至幻想出来的作品所可比拟。他的作品是有生命力的。

正象他为人诚挚朴实一样，他的作品也是诚挚朴实，没有离奇的情节，没有堆砌的辞藻，更没有虚情假意，也不玩弄技巧以吸引读者，但只要读了他的小说，就会留下了印象，受到了感染。他没有轰动一时的突出佳构，却也没有敷衍塞责的昙花一现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是扎扎实实的，其中许多优秀作品是经得住时间考验的。他的创作态度十分认真严肃，也象他为人一样。五十年代末，人民文学出版社曾经准备出版《蒋牧良选集》，已经列出选目，也预付了一千元稿费，他再三斟酌修改，始终没有出版，退还了预支稿费。这和个别青年作者刚发表几篇作品，就到处设法出版集子，争要稿费，不可同日而语了；这也和个别作家，把自己作品反复编来编去，换个书名，一再出版大不相同；他们和牧良的严肃态度一比，应该汗颜的。

他在上海的生活很贫困，甚至有时揭不开锅盖，他也安贫乐道，乐社会主义之道，乐文学创作之道，继续写作，以

后又成为“左联”的成员，积极工作。

卢沟桥畔侵略的炮声与自卫的枪声响了，许多作家纷纷离开上海，有的上前线，有的到敌后，有的去后方了。牧良去了湖南，我到了延安，以后又奔赴敌后民主抗日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了。彼此相处异地，音讯难通。

阔别将近十年，我们再次见面是在香港。那时我和冯乃超等同志住在英皇道，荃麟和葛琴同志住在马宝道，两地相距不远。天翼由于患了肺病，几乎讲话都听不出声音来了，他在澳门一家医院治疗休养，病情好转，到了香港。隔了没有多少时候，牧良从上海到了香港。热情好客的葛琴同志，特地做宜兴的家乡菜欢迎他们，邀请我当陪客，从下午一直畅谈到晚上，仿佛彼此有说不完的话，如涓涓泉水，流个没完没了。

他回到湖南以后，去了河南新野、邓县一带，在冯玉祥旧部下做兵运工作，宣传和策动官兵抗日，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增强抗日力量。这以后，他去长沙、桂林，打算经重庆去延安，可是经过贵州时，得了肺结核病，又有心脏病症状，医生和领导上都劝他回到家乡养病。他在家乡杨家滩住了三年，就是在病中，他也没有放笔，继续创作，写了《老秀才》和《从端午到中秋》等短篇小说。

他觉得肺病稍为好了一些，就不安心在家养病了，徒步远走湘西，原计划仍旧经贵州去重庆，到达晃县被文化界进步朋友挽留下来，编辑《中国晨报》的文艺副刊。战日战争胜利的消息鼓舞了他，回到长沙，又编报纸副刊。一九四七年初他从长沙到了上海，六月，从上海到了香港。

谈完了别后将近十年的经历，他笑着说：“别人抗战八年，我倒有一半时间给病魔纠缠上了。”他脸上露出十分惋惜和兴奋的神情，惋惜他在抗战期间做的工作不多，现在病愈到了香港，见到文艺界许多老朋友，又可在一起共同工作，交换创作上的经验了，所以兴奋。

那一年秋天，郭沫若和茅盾同志在以群同志的陪同下到了香港。当时文艺界许多知名之士云集香港，文艺工作开展的十分活跃。我和适夷、以群同志商量，创办一种以发表小说为主的文艺刊物——《小说月刊》，请茅公主编，组织十余编委会，实际工作由适夷同志多管些。茅公欣然同意，我们就着手进行，记得编委当中除了上述的人以外，还有散良、天翼和葛琴。一九三六年，在上海的一些小说家，就是这些人，还有欧阳山、沙汀、艾芜、草明、陈白尘等同志，一起创办了《小说家》月刊，由欧阳山主编，每月举行一次座谈，讨论有关小说问题，纪录在刊物上发表。出版了三期，刊物夭折了，国民党老爷禁止出版发行。《小说月刊》可以说是《小说家》的继续，不过主编换了茅公这样的小说巨匠。

牧良在香港工作很积极，除了做编委的工作外，还写了不少短篇小说。

这时，他向我提出了一个问题，也是他从长沙到上海和香港的重要目的，就是要求恢复党组织关系。他是一九三八年四月在湖南由谭丕模同志介绍入党的，因为去河南回长沙，在转移过程中，党组织联系人下落不明，便失去了关系。我听了他谈的详细经过，在香港一时找不到证明人，要恢复组织关系是比较困难的。他听我说完了，顿时露出十分焦急的

神情，说：“那要等到什么时候呀？”我告诉他要等到全国解放以后，找到证明人就行了。他皱着眉头问要等几年。当时党中央预计要用五年左右时间才能消灭蒋介石八百万军队，取得全国胜利。他认为时间太长了。我理解一个失去关系的共产党员找组织的迫切心情，告诉他可以重新入党，等将来找到证明人的时候，党龄可以根据具体情况计算。他只要求尽快地回到母亲——敬爱的党的怀抱，不在乎党龄长短。他写了入党申请书，我和荃麟作为介绍人，经组织批准，他又走入了无产阶级先锋队的行列。通知他组织上已经批准了他的申请，他高兴得象个天真活泼的孩子。他平时很少讲话，这时却滔滔不绝地谈个不休，象是长江大河一样奔流不息。我们也很高兴，多了一位曾经是老兵的新战士。他忠实完成党交给他的任务，从来不怕任何艰难困苦。

大概就在这一天，也许是以后几天，我们又在荃麟家见面了，特地到楼下拍了一张富有意义的照片：天翼、牧良、荃麟、葛琴和我，五个人的脸上都堆着出自内心喜悦的笑容。可惜，我保存的这张照片，在十年动乱中被抄家抄走了。

解放战争向胜利的道路上前进。牧良要求到解放军去工作，组织上批准了他的要求。一九四八年十一月，我在香港的码头上，欢送他到东北解放区去。

一九五一年，也许是一九五二年吧，我去北京出席党的全国统战工作会议，偶然的一个机会，碰到了牧良，他的身体比以前更健壮了，精神也比以前更焕发了，只是那难懂的家乡口音还没有改。他到东北，做为新华社特派随军记者，进军大江南北，转战千里，深入连队，还参加了湘西剿匪战

斗的全部过程，部队指战员赞誉他是“战斗的作家”。这以后，他转到军委总政治部文化部工作，负责编辑《解放军文艺丛书》，同时从事文艺创作。我希望他多写一些反映解放军战斗生活的作品，因为在党中央领导下，解放军消灭了蒋介石的八百万部队，推翻了蒋家朝廷，非常需要大写特写，而在解放军里象他这样的“战斗的作家”是屈指可数的，有的作家虽然在解放军里生活时间很长，浮在上面，并没有深入生活，难于写出较好的作品。他告诉我，准备专业从事写作，并到湖南农村住一段时间，计划写一两部长篇。我赞赏他的计划，期待着他的长篇早一点问世。

这以后，我们没有机会见面。一九五九年，我从上海调到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工作，他已到洞庭湖边的农村里蹲点了。

一九六六年，一阵台风忽然从中国大地上刮起，转眼之间，席卷全国。这时，我正在山西介休县东湖公社参加农村四清工作，担任这个公社的政委，一个电话把我调北京，到机关第二天，《上海的早晨》这部小说忽然被批判为“大毒草”，而我变成了“走资派”，成为“专政对象”。这年九月，我失去行动的自由，一直到一九七五年底解放我以前，和外界的联系中断了。牧良的下落怎么样，我也无从知道，但在我的脑海里，那诚挚朴实的农民面孔却时有出现，心里惦念着牧良。他没有政治运动的经历，个人也没有复杂的历史，我估计不出他会有什么遭遇。没料到从湖南朋友那儿传来消息，牧良已经去世了，究竟怎么去世的，也不甚了然。但我还是惦念着他，希望有人告诉我。这希望只不过是希望，渐

渐也就渺茫了，想写点纪念亡友的文章，也不知道如何下笔。

收到子丹的信，我才知道牧良在十年动乱中没有幸免，在一九六六年秋天他被剥夺了政治权利和工作权利，停职审查。他比我好一点，受完批斗以后，还可以回家，而我却住在“牛棚”里了。他受了批斗回来，对子女说：

“孩子们，爸爸自己做的事情自己清楚，我没有什么地方对不起党。我相信党，相信群众，也相信自己。请你们相信爸爸。”说完可，他走进办公室去，抄录陆游的《书愤》自勉：

白发萧萧卧泽中，
只凭天地鉴孤忠，
壮心未与年俱老，
死去犹能作鬼雄！

白天，他被拉出去挨批受斗罚跪游街；晚上，回到家里伏在办公桌上写作，修改他的长篇小说《湖边风雨》和《国防在后方》，前者是他在洞庭湖边蹲点的产儿，后者是他参加湘西剿匪生活的结晶。许是他预感到不幸的时刻终要到来，他要抢在这个时刻到来以前，把这两部长篇修改好，献给亲爱的党和抚育他的劳动人民。这是多么高尚的精神，多么坚强的毅力，多么顽强的工作精神啊。不管湖边的风风雨雨，他把最后的生命一点一滴地倾注在他的作品里。

一天，省文联一位自命的“造反派”闯到牧良家里，勒令交出这两部长篇小说的手稿，这手稿尚未出版，那位“造反派”自然无法看到，但是已经定为“大毒草”了，要拿去批判。牧良用颤抖的声音请求：“在我这个家里，你们要拿什么都可以，这稿子可请你们无论如何，无论如何别拿走……”

据说他已经被定为“死不悔改的走资派”，他的请求无效，稿子拿走，给了一个收条。看着手稿被强行拿走，他象是怀里的爱子被夺走一样心里绞痛，老泪纵横，忍不住蹲在地上放声痛哭。就是在病中，也象慈母怀念失去的爱子一样，时不时拿着那张收条看来看去。牧良太认真了，“造反派”一张收条有什么用呢？他既然能造你的反，难道他还不能造一张收条的反吗？

当他病重的时候，家里人用手推担架把他送进医院的时候，他还那么执着地惦念着手稿，不断地叨念着：“我这一辈子，最痛心的事，就是那两部稿子，让人不明不白地拿走了。这么多年，还不知搞得怎么乱七八糟！原先，我总想等工作一段时间之后，心情平稳一点，把它整理出来。可是，现在……”

他的悲痛心情是可想而知的，因为在这两部长篇中有他将近二十年的心血。

一九七三年二月十六日，收到恢复工作的通知，他兴奋极了，不顾身患心脏病，去听报告去了，回到家门口就呕血了，送到医院里已经病危，他还挣扎着要起来，嘴里断断续续地说：

“我……我要起来……我还能……工作……我还要写……写……”

他真是象陆游一样，“壮心未与年俱老”！但心绞痛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

牧良艰苦奋斗一生、努力写作一生，坚持革命一生，即使在十年动乱中，他还是相信党，忠心为党工作，此志不渝。

他不谋个人名利，不务虚名，扎扎实实工作，严肃认真写作，严于律己，宽以待人，给我们留下了不少优秀短篇小说，以及两部没有发表的长篇小说手稿。如果这手稿还在人间，在湖南党组织的关怀下，我想总有一天会回到牧良家属手里的。亡灵一定还在惦念他的手稿啊！现在《蒋牧良小说选》就要出版了，这是值得高兴的事。我想，牧良身后不会寂寞的，因为有他的作品在，文艺界和广大读者会记住他的。

就在牧良逝世三年多以后，横行一时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四人帮”反革命集团已被粉碎，扫尽天上的乌云，灿烂的阳光又普照祖国大地。经过党中央六年工作，特别是三中全会以来的四年的工作，拨乱反正，起了伟大的历史性变化，党召开了十二大，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已经开始了。这是可以告慰九泉之下忠魂的，他追求并为之奋斗终身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在阔步前进！

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五日。 北京。

目 录

遥望南天慰忠魂(代序)	周而复
航程	1
集成四公	20
古记	38
报复	48
强行军	70
干塘	92
赈米	105
筛砂	124
旱	152
夜工	232
生死朋友	247
三七租	260
分家	284
印刷间一夜	295
雷	305
吃寿酒	318
懒捐	325
失败	338

番道生	346
邻居	359
十七包糖	374
故乡	396
报错了仇	409
孤儿	430
黑皮贼	440
车上	463
渡口	473
余外婆	486
从端午到中秋	507
垅头杂记	556
刚批准的新党员	563
吵嘴以后	581

附 录

写在春天的深夜里	609
----------	-----

——回忆我的父亲蒋牧良……蒋子丹